皇清經解續編

二12
698
274

12
閱覽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薨公子公名興僖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

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卽位恒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卽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穀梁以爲朔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二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三襄公二十五年二月甲子朔十四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五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朔字則是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愼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麻推

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

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唅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葢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賵襚等事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

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昧晉大夫公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為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為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為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為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郎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至賢輕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為萬世張義故言得稱弟外諸侯為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丁巳月之二十六日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杜〈義〉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義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圻外之國於王朝事故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采邑爲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尚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則儐注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卑故小宗伯儐之則毛伯當卿矣天子賜以命珪合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按命珪新君卽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詩唐風無衣云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明彼爲贈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也○注古者至幽明○書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葢今文家以幽明屬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放黜篇兩引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詁幽明而下屬讀至黜陟絕也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自試其國州部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討公羊舊疏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葢小雅采菽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

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棫樸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
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爵命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
首章曰棫樸有奭棫樸者士祭服之韠也而棫樸諸侯來朝
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則未爵命而君其
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袞及黼卽觀禮所以賜諸
侯氐者韓奕乃韓侯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
以其伯則未入覲之也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
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
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
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
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明爵爲
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卽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
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
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
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
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
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名有所主無容混而一也左
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高蓋亦有玉
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
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貶遂如晉故不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示譏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四年又使大夫小聘四年一朝王者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
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己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

年一讖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爲之疆戚田蒯聵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据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炎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淸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髡字从兀从几者非左氏作顓漢書古今人表楚

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頵頭頵頵大也从頁君聲髡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大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氾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君之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氏云如此注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不日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髡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怨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卽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諺

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哀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師者懸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即彭衙

秦文公於其地置衆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僖三十三年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殽人民故愍其衆惡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誓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也○注師敵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以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殽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逼故不許其得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云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是也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傷

丁丑作僖公主〔疏〕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注爲僖至主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本侯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徵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祭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據春秋左氏說曰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六年左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主公之主爾按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石祏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示部宝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徐邈說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

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士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又魏書禮志滿河王澤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焉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閽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下擴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惏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疏注禮平至反虞○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虞也禮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還祭於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又曰有司以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于爲卿大夫於太祖廟其非別于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湄作反哭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擴皇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

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瞿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犹字當作朐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盡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至士葬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祔而作主二者微異攷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祔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又作主爲祔所須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祔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眞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祔後即無事焉爾○

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益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猶爲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言皆卒哭成事祔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放氏繼公以三虞謂祭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後日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夫雜記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强和之何耶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違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朔未暇別也

〔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祔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謚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無二主故作栗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

祔廟若不刻而謚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雜記自祔至於練祥周祔在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叛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祔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也然則祔祭訖主反於廟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大祫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淩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練而祔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祔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

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即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語較禮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藏之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益栗主與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載訖碑有治嚴氏春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垝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垝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中笥以盛主

類聚引作北墉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壁者遷廟主也宗祊蓋卽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而有吉主則亦埋突奠玉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卽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墉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漯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卽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漯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爲近理周禮司巫職共匶主說文匚受物之器廣雅匶筒焉則匶卽所以盛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匶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匶儒宏漢舊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也以石則謂之祏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徙祏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祏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祏因祏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衞氏所說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匶亦不必用石其石

室所廟蓋正廟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至以異○論語八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逕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公羊義疏三十八

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以柏周人以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相龔按松容柏迫皆叠韻爲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相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栗栗也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栗者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鼐曰此是禮之遹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謚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本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尚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人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謚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

之制四方皆刻謚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釐祔二字與上釐祔皆當劃爲一句亦當爲祔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用栗者藏主也〔注〕藏于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注藏于至事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有誤俟再考今按當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處與室爲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堦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據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禮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月也○禮記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襲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祔而作主即係栗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祔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云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鰓鰓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注據救江○卽下三年冬晉表云陽爲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五里有陽爲縣蓋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徯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即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徯無別見若直言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徯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葢凡書來盟沿盟不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徯盟于防不去高徯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俱未盡然如書晉處父卽爲若得晉君如邾婁儀父則宜不沒公矣今仍沒公葢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伉也爲公諱也是也而又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出垂歛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歛作歛釋文垂歛左氏作垂隴按歛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歛葢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諶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寃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馺馺驚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

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太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誄云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冲也心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芟無以莅衆也則讀禁爲冀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讒爲崇矣魏文帝黎陽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臨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襜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毖毖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毖左傳懿公奪閻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禮記左傳宴嘲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益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歃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歃之盟謀誅商臣何氏益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郎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注以不言旱○僖二十一年夏大旱之屬是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

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撿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勒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臨僖公大夫始顓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遘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隮僖公云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之所謂祫禘祫嘗祫烝者也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正以此祫比時祫爲大嘗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祫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未應除喪尚未合行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爲其喪祭之譏在從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祫○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

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祫故知此年爲祫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同年時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拨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祫是年並舉何所憑而知十一年祫也唐韋絢禘祫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況三年喪畢遭祫則祫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絢之議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絢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

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日後三年祫五年禘一祫一禘從今君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蓋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祫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數即位三年禘後六年祫八年禘焉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管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當敬疏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

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葢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于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毀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二止去禰亨嘗乃止去祧爲壇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文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亨嘗謂四時之祭天子於祧鬼諸侯爲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注天子遷主藏于文武

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禮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當爲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爲廟制之昭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也其制見於聶崇義之三禮圖具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穆齒時祭時助祭者亦昭穆齒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祫祭者皆合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別爲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

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疏注殷盛也○易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祫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舉而禘祫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祫也間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鳧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稷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圜丘于稷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郊稀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稀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圜丘于稷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公配文王明堂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祫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一祫一禘何三年一祫祫者取一終更始之義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之大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爲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之又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審諦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曰其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陳於其一其祫祭之尸則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獻祼讀爲肆陳之肆禮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祫祫則不嘗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祫祫則不嘗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於諸侯禘則不嘗云即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祫祫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無祫文以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曰祠夏曰礿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

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葢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廟當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躋者何升也〈疏〉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商頌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即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祲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與躋同見廣韻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注據禘至所升○即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祫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祫謂祭於始祖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

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駿異義之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升于閔之上爲逆祀者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駿異義以爲小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禰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後祖恐是升僖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於閔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眞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祉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已爲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即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僖公時固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後者後其廟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

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
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
王當與其王同位而以
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
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
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
世因不與士大夫恆禮
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
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
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
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
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
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
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
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
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
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
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
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
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
既以閔猶文之祖則不
得閔僖同北面西上矣益殷人兄弟

爲君同昭穆周人兄弟
生爲君臣死卽爲父子
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
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
說合祀益以殷之質變
至施也○此何氏申言
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既
之則閔爲君父僖爲臣
有二說爲一以爲父子
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
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
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
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
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
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
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
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
爲駿叔重耶問者曰韋
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
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
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
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

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注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爲父子非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況生前爲兄弟死後爲父子不知當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序先殤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踏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旨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者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祫以譏之但魯言大事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爲僖以祖爲莊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故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祀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據左傳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膏肓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爲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疏〕釋文作喪取云本或作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注〔疏〕據逆在四年〇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注僖公至云爾〇禮記昏義云納徵昏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注〔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疏〕注據吉至三年〇閔二年

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始不三年也通義云難不言吉祫意〇注大事至復譏〇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作復是也三年之恩疾矣注〔疏〕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天下通也加之注〔疏〕繁露玉杯云禮者其愈遲爲至痛極也非虛加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爲人悅也捬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有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卽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

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譏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以人心爲皆有之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〇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注〉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疏〉注據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義云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祫故大事不復儀從常辭而已其爲吉者主於己〈注〉主於已身不如

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繁露玉杯云文盛春秋不譏其前而顧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以冬納幣皆失於太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泣於至者至爲二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疏〉注變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讀爲辨言誠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三十九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據原仲也〔疏〕注據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卒文故據以難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

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此注新爲至禮也○穀梁傳此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爲王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賵賻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恩錄痛之彼爲爲魯主故爲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隆王者此爲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日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孰尊孰卑○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爲譏世卿故不名也又決下大夫書

秦人伐晉〔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疏〕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螽作螟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

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醋〔疏〕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雨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螽故知死而隊也如億十六年書先霣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隋也亦作隊荀子禮論入焉而隊注隊隋也亦作隧淮南說林訓有射而隧注隧墮也爾雅釋詁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醋○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霣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醋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眞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霣螽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修本末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注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蒸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傳曰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眾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即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爲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螽猶眾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蟲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眾暴寡也說文蚣部螽或从虫眾聲作螽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螽故何氏如此解○注眾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云穀梁疏引無眾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冢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蠭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蝗起乎貪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爲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年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爲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傳云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伐楚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雅家應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注據兩至救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衞傳云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卽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卽以救江亦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爲諼也〈注〉諼詐〈疏〉注據兩至救

是卽無信
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據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其文故爲略〔疏〕自齊是逆與至其文矣女在其國稱婦人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

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不言氏〔疏〕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述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使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至也○明不言逆女于齊義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其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

氏以張君子不
奪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鄫侯使甯俞來聘〔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厤爲二日

風氏据左傳爲須
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

家加飯以稻米〔疏〕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琀周禮太宰職大喪贊飯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杜左右頰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甕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璠周書王會解王元繚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

喪禮云三實于笲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葢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據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金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據宰或然也

咺歸兩賵不言且也連賵何之者嫌據賵言歸疏注且也○卽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兩賵不言且也○注連賵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卽嫌責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連含賵問之也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

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疏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譏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王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常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賵責既含且賵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襚者又云上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據禮以譏非禮專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

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宜如子臧成二年左傳云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其諸侯含玉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賵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尊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賵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云含者殯前之禮遍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甯得責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儉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

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嫌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礙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浦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拨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覲之好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故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賵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賵太早故譏之好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拨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卽告天子能卽遣人致含禮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

夢○注主書者從舍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舍而并書辛亥包氏愼言云三月書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疏〕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盡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者按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為後則為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為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言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為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為天子瞽瞍為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為長子三年為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爵命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燕居服也注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據彼二文而言曾其庶子為父後者緦士之庶子父在為母期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為父後者緦士之庶子父在為母期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為父後者亦緦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為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緦之異者其說為允蓋庶子止為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

江彭啟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彭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喪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此江彭所据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緦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疏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云据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譌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箋書書也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

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于士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賵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賵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又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襚事閱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錫含賵所不當含賵遲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爾與文之無天何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疏〕通義云不月者自殺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鄀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鄀徙此後復還鄀師古曰春秋傳作鄀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鄀鄀縣爲附庸即今地也縣人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鄀謂之鄀鄂傳所謂遷鄀于鄀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爲舊鄀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淝水篇滻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業說文業叢生艸也象業業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幸也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公羊義疏四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讙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

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說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疏〕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

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泄下曰漏〔疏〕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閒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穀梁傳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且居奉故謀代且居將者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疏〕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鞫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皆陽處父阻狐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歿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舊

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愼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包氏愼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閽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

蝶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

〈疏〉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

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卽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祖考廟皇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愼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則告朔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蓋以朝廟也鄭又云禮八君每月告朔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于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太祖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羊諸侯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

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麻官故漢書律麻志志有夏殷周魯麻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麻志並以春秋續其和以前之年所謂魯麻即春秋之麻也魯既有麻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

云告朔視朔聽朔廟朝廟朝言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言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言朝言追言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言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敢瀆也　曷爲不告朔注據具月也疏○注據具月也○校勘記云鄂本具作俱

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須朔不及也須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君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義或然也按玉藻疏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朐疏〔包氏慎言云三月甲戌月之十七日於麻當爲二月之十七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朐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叢也疏注據取叢也○舊疏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闞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闞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子卽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闞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幷爲取邑故疏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須朐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卽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句讀下注乃申明所以深諱故也扈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耿吾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幷爲取邑故葢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譏故特爲諱辭按上

取須朐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爲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爲說

遂城郳邾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疏杜云郳魯邑卞縣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間而逕郳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郳是也一統志郳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眾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朐爲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作壬臣釋文本或作壬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古王壬形近易混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公共公卒皆不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之事良由生失其政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政沒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故使無大夫疏注僖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臣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夫不書名更有他義故明之其有他義者即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眾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為內取之如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為左師竟大司馬公之孤而在師兼司馬耶固即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故宋世家諫泓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為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袒冤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為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注據秦師敗績○即立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即此大事表云闕駟曰令狐城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晉先

昧以師奔秦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昧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末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蔑昧音義同隱元年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秦師敗績疏注據秦師敗績○即立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敵也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注據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注據無出文○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貶曷為貶注據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疏注據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注穀梁傳曰輕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

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愼言云以師外是棄衆以出在外未反也昭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獋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眛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眛至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眛將下返而趙盾更謀夷獋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眛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眛眛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眛昔子射于雙相之圖責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牴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出奔鄭是也

敗績楚囊瓦〔疏〕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

何以不言出〔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逐在外也〔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據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注據新至盾名○即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眹晉大夫使與公盟〔注〕以目通指曰眹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

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疏 校勘記云眹諸本同唐石經眹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郤克眹
眹魯衞之使字从目从矢矢釋文眹音舜本又作眹丑乙反本
又作睃音同今釋文眹亦誤眹睃誤睃○注以目通指曰眹
○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眹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睛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眹音舜本又作眹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眹本又作睃音同字書云眹瞚也以忍反此卽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書叢錄郤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書叢錄成二年傳郤克眹魯衞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釋文眹音舜又作眹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眹同瞬五經文字眹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眹字眹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眹當是叟字之譌說文叟舉目使人也从又目火劣反叟作眹與眹字相近而譌按洪說是也亦謂之眴史記項羽本紀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誡字音義亦通故叟讀若颼也又按玉篇眹目不瞚注目動曰瞚說文瞚開闔目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瞚注目動曰瞚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亦與瞬通說文瞬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衞酒亦與瞬通集韻瞬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衞衞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眴通說文眴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眴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

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踖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葢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

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

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注謂之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卽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再狄也故謂爲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

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

日不與信辭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于暴本又作曝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雒戎也杜注云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文也伊雒戎卽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卽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凡近伊雒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

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

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卽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

黃矣〔疏〕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效也出

海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

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

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

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教有所私女于

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

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教直未行耳經書復爲內諱不可使

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卽已至黃矣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

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

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亦本此爲說

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注正其至壅塞○壅釋文

本作雍今亦作壅僖二十

八年衛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如

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

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

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

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卽正其義意也包氏慎言云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

故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

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

者止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宗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

其重要當以所記爲斷耳**何以不言出注**〔疏〕注據慶父言出奔

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

出外來云闖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

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

可使往明尚未出境不令遂往故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

有齊人齊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

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

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教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

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

日見有罪則不可使往之恥起

螺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撓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及疏注先是至之應○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上六年公子遂如齊二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莒涖盟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歛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涖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注天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爲大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

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
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昜爲皆官舉〔注〕據宋
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注〕據宋至官舉
○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丙娶也〔注〕宋以丙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

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
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
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
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
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
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
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
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
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
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
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
皆書官而不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戚也有去
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
奔七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

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
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
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
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
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九年盡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稱使疏注南季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注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至得異○曰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

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

〔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殺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贊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衞子是卽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令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是以不踐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奧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

受同堵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注故踰年稱公○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乃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益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當也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鵲之鶉書稗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葢梁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葢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

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亦云諒信也陰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杜楣翦屏屏者廬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樑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杜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閻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誄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衛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堊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公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翦截毋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讒繁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行安得尚有三年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

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穀梁傳曰然則是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王者與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通義云未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通義云問未稱王也曷爲以王者無求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曰是子也注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卽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

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入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春秋傳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

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徽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甯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

○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愼言云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不及時書疏宣二年十月天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王崩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昭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五年五月葬桓王是重錄失時疏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重錄失時疏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

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目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為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為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

有喪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固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不弔魯人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奔喪尹氏主賓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為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于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為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為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曰者至青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天子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不稱國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曰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

前則癸酉卽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卽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何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

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爲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

謹而曰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卽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弒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弒君杵臼弒君庶其齊又弒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釋文椒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卽叔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醋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為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為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信使若得其君以醋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為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注據屈完氏○即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為與隱二年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即此義也按作禦汪氏中經義知新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亦強為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即足之與以氏則醋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

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閩釋文亦作禭云贈終者衣被曰禭說文作褖云以此禭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注禮主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傷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禭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賻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 曷爲爲不言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 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

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禰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辛卯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於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鄙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賢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謎有炕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

復之爲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衞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佗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衞州吁弒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覩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黨弒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甯可不愼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疏釋文說文作圈傳寫者省鹿作囷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圈懼免切牢也圈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圈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麇亦作麕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麕至于錫穴顧容釋例云麕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郡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麇猶存蓋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麇有錫穴

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庸滅而麇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卽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卽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彭生皮爲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卽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篙谷水首受濮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午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盾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卽鄭瞞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爲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爲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假借也方輿紀要鄄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卽長狄所居韋注國語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鄄瞞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有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鄄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之弟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搰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

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注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瓦石不能害注肌膚堅强瓦石打撾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其日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犖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據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犖非也

按釋文出于犖二字卽莒師于犖獲莒拏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拏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邲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夐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八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盍何氏所据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爲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病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

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弒君二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弒君十七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弒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獳四年歸生弒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弒其君不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二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闇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弒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弒其君盈定四年蔡侯以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二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

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弒君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弒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髡鄟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二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郝卻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韋涉左傳爲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又據地奔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鄫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注與鄫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鄫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鄫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鄫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盛伯鄫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云文之昭也盛郎郟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

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衎爲比可謂儗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爲難何以不名者以卻子注已明故此不複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前爲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讳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爲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鄧侯盛盛降于齊則盛爲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爲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爲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婦二人前後俱爲杞所棄杞何强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

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據伯至稱子○卽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十二年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二十爲術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爲仡仡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何賢乎繆公**〈注〉據聘不足與大夫荊人來聘是

也〈疏〉注據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遽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疏〉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益厚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據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殽以後按以左氏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是嘗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拯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

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疏〉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諓諓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尚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佸佸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諓諓靖言靖與竫同釋文尚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諓戔同韻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諓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諞言諞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戔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諓諓王逸注楚辭引尚書作諓諓靖言皆今文尚書也諸家作諓諓許作戔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諞不同也按許以諓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竫猶撰也○釋文竫本或作諞皮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撰讀曰詮詮云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即其證讀書叢錄云竫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竫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諞

是後人依尚書改之段氏譔字下注云爰下旣引爰矣而譔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据譔譔靖言之本也善言釋也賈逵外傳注譔譔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諍同部字撰譔皆从巽得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聞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諞此作諍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憑空結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譔譔狀其貌

傳君子易怠〈注〉傳使也易怠猶輕惰也

疏〉注傳使也○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曰月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故引申之爲使義○注易怠猶輕惰也○九經古義云書人怠作辭猶支辭作辞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情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情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佻之佻舊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爲輕惰非是何意謂譔譔諍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卽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隋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況

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借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矧況字謂之此段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段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矧況字謂此譔譔竫言之人實足使君子易怠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尚爲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焚毅碑況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況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惟一介斷斷焉〈疏〉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猶故尚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截也从斤幽幽古文絕又曰斷古文斷从叀叀古文叀字周書曰韶韶猗無他技猗大學作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叀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疏〕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尚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則陸氏所見尚書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寘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即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个作一枚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郎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不端也不端即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耳思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其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其有容注能含容賢者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衞風芄蘭能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

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鞶厲也是轡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卽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虞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

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諒諒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殽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繇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

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而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

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水地注〈疏〉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據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

按酈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

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滎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噬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

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段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鄖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泰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圍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

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作書帥師云鄆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往者正見隱七年城中巳之屬皆不言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鄆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僖二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孤有彊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有大喪而彊會其侯于温經有陳子是強會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遬䜣卒〔疏〕左氏作遬蔑職也是二物䜣遬䜣作一物解知邾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鄒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

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齊泰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貫達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

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室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作敷又支部敷毀也是壞敷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敷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是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每事問云即此經是也周公皆周公廟也**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禮諸侯五廟通義云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二祧不可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辭**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按尚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之屬則

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兒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祫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僖廿四年富辰數魯儁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祭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祼太室即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祼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尚書至是也○書甘

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

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以黃土將建諸侯鬱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封于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熹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諱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以爲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

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尚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恐之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注〕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疏〕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牲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貴肥潔而不負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駉牧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据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牲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云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謙不敢與文武同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動威雷風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稼盡起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鄧本謙作嫌

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牲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若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魯公用騂剛注騂剛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疏注騂剛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剛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剛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犅赤脊釋文云犅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鬣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曉曉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犅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犅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犅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犅字从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

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用騂犢魯公廟用騂犅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不立始祖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尤可也注尤謂雜色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

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犆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子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據牲異也〈疏〉釋文云盛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即謂之盛此蓋對下禮記文火部燾覆也亦謂以意言之非詁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即接盛與**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燾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濤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云燾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

覆也舊疏云正以燾詁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廡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廡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謙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謙之謙謙雜也即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稀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嫌于无陽鄭注嫌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嫌嫌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富作羣公謙按說文五下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亩即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廡也釋宮室云廩於也寶物可於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

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漸漸古讀如廉漸廉聲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壽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廩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羣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廯臧穀鮮絜也舍人云廩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廩少鮮也顧炎武案孫炎以鮮爲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稀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漸漸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壽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壽者冒也覆也何氏訓壽爲冒疏謂壽詁爲覆若周書壽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壽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癡也癡字說文所無古本止言廩癡也癡字說文所無古本止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漸讀如漸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舊疏云若以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粢盛勒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壞知其積陁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舂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子

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跡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露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明堂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月爾意謂据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故知當蒙上月者久也彼久不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裴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迂勞于棐林大事表云即棐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
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
還時皆深善之疏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
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詰爲所信齊
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
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
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
也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
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
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
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
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

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
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
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
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
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
○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
之義卽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卽救鄭之難是也
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卽及晉侯盟于扈之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
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
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
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
見左氏傳毛
本於改于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三十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